

黄润华先生在满文文献目录学上的贡献

□ 陈虹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满文作为清朝的“国语”，在约300年的时间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形成了大量满文档案文献。这些档案文献对全面了解满族语言文字和清代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长期以来，学界对满文档案关注较多，对满文古籍文献关注较少，而国家图书馆的黄润华先生就是国内较早对满文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在满文文献目录学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黄润华先生曾于1975—1978年赴故宫博物院进修满文，此后充分利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的丰富馆藏，并与其他学者合作，先后出版了《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满文文献知见录》三部满文文献目录学著作，为满文文献的整理、满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嘉惠学林至深。值黄润华先生仙逝之际，特撰此短文，聊表怀念之意。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

1975年，周恩来总理曾就全国善本总目编纂工作作出指示。对此，黄润华先生认为，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而前瞻性地提出“在发掘、整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宝库的工作中，除了汉文化外，对于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也必须给予极大的重视和关心，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完整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①。因此，全国善本图书总目也应包括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善本图书。此前，国内的满文文献目录著作仅有1933年李德启编、于道泉校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满文书籍联合目录》，收录不甚完备。为充分发掘和保护满族的文化遗产，黄润华先生萌生了编纂全国满文图书联合目录的想法。

为完成《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编纂，黄润华先生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屈六生先生等同仁合作，组织开展了我国首次全国范围内的满文图书资料普查工作。这项工作艰巨繁杂，工作初始便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即是满文专业人员缺少，这导致了部分藏书单位无法对其满文藏书进行系统整理，满文古籍或堆砌一角，或同其他书籍混放，编辑组成员需要协助这些单位拣选满文古籍、制作书签卡片，甚至是清扫库房。编目的另一难题在于满文书目的特殊性，满文书籍既有满文书名，又有汉文书名，两者之间的翻译又有音译和意译之分，在实际的识别操作中具有很大的难度。面对重重困难，编目组成员知难而进、精益求精，认真核对每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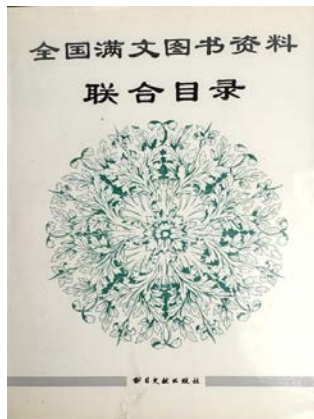


图1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封面

^①黄润华：《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管见》，《国家图书馆学刊》1983年第3期，第22—26页。

满文古籍的相关情况,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满文文献目录学上的著作,贡献了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满文图书联合目录,受到了业内人士的好评。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于1991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资料室等50余家单位的满文图书资料1708种,其中图书1015种,石刻拓片693种。图书部分参考《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编排著录,分为哲学、伦理学、宗教、法律、军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数学、天文、医学、兽医学、水利、综合16大类,类下各书按汉文书名音序排列。每种书依次著录书名、著者或译者、出版年代、出版者、版本、文种、册数、版框信息、馆藏情况等信息,其中书名分别列以汉文、满文和满文拉丁转写。石刻拓片以各朝年代先后为序,每张拓片依次著录碑名、作者、文种、年代、尺寸、张数、原碑所在地、馆藏情况等信息,碑名亦分别列以汉文、满文及满文拉丁转写。书后附汉文笔画、汉语拼音、满文书名、拉丁字转写、作者5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出版,是对全国范围内满文藏书的首次系统整理,基本反映了我国的满文藏书概况。该书的编纂体例也为之后满文文献目录的编纂提供了优秀的范例,不仅为2008年出版的《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今天满文文献数字化的建设亦有积极影响。

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成后,黄润华先生有感于国图丰富的满文古籍馆藏,随即着手国图满文文献图录的编纂。国图的满文藏书主要源于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在筹建京师图书馆时,由内阁大库拨交的40多箱满文图书。此后,又从多处采访搜求,扩充馆藏。据黄先生统计,国图收藏的满文图书约600余种,拓片约近700种,舆图约50余种,另有相当数量的档案。黄先生精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305种,编成《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一书,于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图2 《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封面

《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按版本和资料类型分为刻本、抄本、档案、拓片和舆图5个部分,其中刻本151种,抄本97种,档案34种,拓片13种,舆图10种。每种文献均配以高清书影彩照,制作十分精美。除著录书名、文种、版本、行款、尺寸、馆藏地等基本信息外,部分文献还简要介绍其内容、版本价值等。

《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主要收录国内出版的满文及满文与其他文字合璧的图书,其次为石刻拓片。满文档案和舆图一般认为不属于狭义上的文献,故未予收录。《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在前者整理基础上,结合国图满文文献藏书实际,扩展了收录范围,档案和舆图独立列项。同时又细化了图书分类情况,书籍从版本上分作刻本和抄本两类。此外,《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中的每一种文献均附高清晰扫描书影,让读者能够更直观地了解每一种满文文献的概貌,因而在众多的满文文献目录中独具特色。

黄润华先生在整理编纂图录的同时,又十分具有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对满文图书的版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撰写了《满文官刻图书述论》《满文坊刻图书述论》两篇重要文章,分别于1996年和1999年发表在《文献》上。《满文官刻图书述论》详尽介绍了满文官刻图书的起源、发展、鼎盛、衰落的各个阶段,并对其发展历史背景作初步探讨。《满文坊刻图书述论》首先介绍了清代各朝的知名书坊,进而介绍了坊刻满文图书的主要内容,多围绕宣扬伦理道德、四书五经、儿童启蒙、文学作品、满语文专业类图书等展开,文中还总结列举了满文坊刻本的几个突出特点,全文论述十分详尽。黄先生以这两篇文章为基础,为《国家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图录》撰写了详细的前言。

黄润华先生在其前期成果《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基础上,聚焦国图满文文献馆藏,扩展收录范围,细化分类项目,并配以书影图片,编纂成了一部兼具科研、收藏和鉴赏于一体的优秀著作。他本人又在编纂图录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撰写研究文章,为满学研究领域贡献了优秀的学术成果。

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满文文献知见录》

随着满学研究的日益繁盛,我国满学界同国际的交往交流也愈发增加,国外满文藏书情况也引起了黄润华先生的关注。在退休之后,他又和屈六生先生合作,完成了一部收录范围更广、著录内容更丰的满文文献目录著作。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部分国内外的满文文献无缘亲见,仅能通过目录、卡片等渠道获知信息,故谦虚地命名为《满文文献知见录》,于2022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满文文献知见录》收录全国50余家单位和日本、英国、俄罗斯、美国、法国、德国、蒙古国、澳大利亚8个国家16家单位收藏的满文图书2000余种、石刻拓片800余种、档案200余件。该书分为图书、档案、石刻拓片三卷,每卷下分别编目。图书卷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分为哲学、伦理学、宗教、法律、军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数学、天文学、医药卫生、兽医、水利工程、综合16个类别,每种书依次著录书名、文种、著者及著作方式、译者及所译文种、版本、抄本的开本或刻本的版框规格、卷册数、装帧形式及版面情况、附注项、收藏单位等信息。档案卷分为档案、印谱、诰命敕命三部分,每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著录信息与图书卷大致相同。石刻拓片卷以朝代划分,按照时间顺

序排列，年代不详者单独列为一部分，著录题名、文种、责任者、尺寸、地点等信息。书前附凡例、满文字母穆林德夫转写对照表、收藏单位代号表，书后附汉文索引和满文拉丁字母转写索引以及碑文助读，编排体例更加科学实用，方便读者检索阅览。

《满文文献知见录》是迄今为止对现存满文文献进行的一次最具系统性的调研及归纳总结，涵盖了国内外多家满文文献收藏单位的藏书，介绍了一些罕见的满文古籍善本、孤本，扩充了国内满文文献目录的著录信息，同时又增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满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黄润华先生一生笔耕不辍，泽被后学，为满学研究领域贡献了三部目录学力作，是当之无愧的满文文献目录学大家。这三部工具书，是笔者在工作中时常翻检的著作，总能从中获得研究灵感，可谓常读常新，在此对黄先生表达深深的敬意。



图3 《满文文献知见录》封面